



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早该叫停

王石川

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滥用公权力，惯于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严重破坏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检日前发布《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見》，《意見》明确：加强对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侦查机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选择性执法”等妨害产权平等保护的问题，加大对该立不立、不该立乱立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

去年11月29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的意見》。不到两个月时间，最高法、最高检“不约而同”地出手规范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意义非同寻常。

据统计，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立案案件线索76766件95569人，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見76082件94649人。可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这几年境况有所好转，但远未绝迹。统计显示，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涉嫌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案件5950件，经监督公安机关已撤案5368件。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执法机关更应该葆有法治精神，捍卫法治尊严。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有“制度性”诱因，理应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如果违背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疑罪从无等原则，民营企

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处理时大搞株连，比如，处理企业犯罪时任意牵连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不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也不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当事企业势必一蹶不振，难有翻身机会。这对企业、对员工、对社会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因此，最高法要求，对涉案企业和人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程度以及配合诉讼的态度等情况，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高检也

要求，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融资等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等等。如果“两高”的相关要求落到实处，对涉事企业是重大利好，也便于约束一些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当然，该立不立也在禁止之列。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之所以乱来，与吃不透法治精神有关，更与畸形的利益冲动有关。该立不立是有好处可拿。不该立乱立也与利益有关。有的公安人员直接插手干预经济纠纷，甚至强行收审、扣押一方当事人做人质，存在或隐或现的灰色利益，于法不容。

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此类问题，必须发现一起，调查核实一起；核实一起，纠正一起。更重要的是建立预防机制，否则即使企业讨回公道也已大伤元气。故此，还应该双管齐下，一是畅通申请监督、控告举报等救济渠道，二是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处理，绝不容忍。否则，我国的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市场秩序都会遭受破坏。事实上，公安部曾多次发布通知，严禁公安机关越权干预经济纠纷。当前，通过不断完善《刑事诉讼法》，提高相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成本，实属当务之急。

你让孩子背古诗词了吗？

严峰



书山寻路

这几天武亦姝这个名字成了网上热搜。

这个圈粉无数的16岁上海女孩在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夺冠。小小年纪竟然有了2000多首古诗词储备量。她创造了《中国诗词大会》有史以来最高分。有网友感叹“她满足了大家‘对古代才女的所有幻想’”，我对这位小才女也是钦佩有加。可当我的朋友圆满屏都是武亦姝和古诗词，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古诗词培训宣传文章，我想到了祖克曼。

祖克曼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长篇小说《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的主人公。祖克曼写作成名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他围追堵截，比如他的老乡佩普勒，在纽约一家餐馆偶遇祖克曼后，一直缠着祖克曼给出时间做一次长谈。

佩普勒想报复家乡纽瓦克的一家电视台，“他们成就了我，又毁灭了我。”

十年前，他在这家电视台的一档有奖竞猜节目“聪明下注”中连续三周夺冠。可在第四周竞赛前，制作人找他谈话，接下来让他输。

他不同意。制作人告诉他，对观众来说，他是个参赛选手，但对他们来说，他就是个表演艺术家，“这一切需要伏笔，需要跌宕起伏，需要悬念，最后才是结局。这个结局应该是你输给休利特（佩普勒的冠军继任者），而我们则在节目中拥有个新面孔。”

结果这一周佩普勒输了。佩勒普希望祖克曼给点时间，看一下他写的揭露这场阴谋的一部音乐剧文稿。

佩普勒对音乐确实有超强的记忆力。他和祖克曼走在街道上，任何一首曲子响起，这首曲子的曲名、演唱

者，以及与这位演唱者同期的歌星、这些歌星的成名曲的曲名，他都能娓娓道来。就连祖克曼都开始信服他了。

可佩普勒的文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哪是音乐剧，至多算是一份蹩脚的充满了怨恨的申诉状。

祖克曼对他说实话，他还无法接受。

让孩子背古诗词当然是好事，电视台适当搞一些类似节目也因此广受欢迎。但如果大家一起铺天盖地宣扬这件事，并过度扩大背诵古诗词对个人，乃至社会文明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似乎又有点过了。

不错，佩普勒对音乐的记忆力确实超强，但并不是说，有了可以熟记20世纪50年代美国15首金曲每个音符的佩普勒，纽瓦克的音乐就能复兴，如果在佩普勒的引导下，大家都去熟记那些金曲，纽瓦克的整体音乐素养就一定能提升，而有这方面能力的佩普勒就一定能够写一部优秀的音乐剧。这无疑太荒谬！

十年过去了，佩普勒仍沉浸在当初得冠的虚幻的荣誉中。他甚至认为祖克曼，这个被称为纽瓦克的博尔赫斯的著名作家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当初他是那样出名，“在那三周里，我是他们的骄傲啊。市长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召见了。”

当然，武亦姝不会是佩普勒。武亦姝除了爱背古诗词，其他学科的学习也很优秀。《中国诗词大会》对她来说只是一段经历、一个起点，将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她。

能让孩子背一些古诗词，当然很好。但如果你的孩子对音乐感兴趣，你却偏要他去背古诗词，恐怕你手执鞭子立于其后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倒是觉得，能背多少首古诗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首古诗词真正地走进了你的内心，与你产生了碰撞。

易涨易退山溪水 易反易复小人心

任大刚



贤文解毒

去年南海仲裁闹剧后，某国海军访问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后，有跟帖称：这个国家是典型的小人，中国不要与小人为伍。中国有句古话叫“亲君子，远小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

甚至，某著名官方网站在一篇名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混社会大全，我算服了！”的集纳文章中，也把“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列入其中，显示这句话的重要性。

那么，这句话是真理吗？真的重要到可以指导中国外交战略吗？

“易涨易退山溪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结论，讲得非常准确；“易反易复小人心”作为一种社会人文现象，也不乏其例。但山溪水的特性，推论不出小人心的品格，两者只是在比喻意义上，存在一些本体和喻体的关联而已。

采用自然现象来比喻人世，且不说有谶纬神学的嫌疑，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也是思维上绕弯，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上讲，故意让人不明白。

更进一步，由于只是现象描述，而现象总是或这样呈现，或那样呈现，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掌握现象，只是完成整体认知的第一步。现象离真理性认知还十分遥远。

具体而论，在这两句话中，山溪水的实质，易涨易落的现象背后，是人无法预知集雨区何时下雨；小人心的问题，并不在于易反易复，而在于小人没有恒定之心，没有确

定的价值判断。

这种现象描述实际无法指导日常生活。遇到一条河流，很难立即判断它是不是山溪；遇到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是不是小人。

或有人说，在一条河流边站久了，不断见识涨落，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山溪；与一个人长时间打交道，他如果反复无常，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小人。似乎在这层意义上，这两句话也是有认识论意义的。

问题在于，当我们与一个人打交道，遇到他反复无常，无需给他一个“小人”的标签，从常识和经验出发，已然产生防范之心，对有基本情商的人来说，“易反易复小人心”显系多余的说辞。“易涨易退山溪水”亦可作如是观。

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观察现象很重要，但直接把观察到的现象当成认知世界的指导性原则，是思维的一大误区。不可否认，在国际交往中，有的国家的确更有道义，更信守诺言，有的国家则不然。但这些区别的背后，更本质的是国家或集团利益，是利益驱动使然。

19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有句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或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经丘吉尔引用，广为人知。说实话，一直执迷于“君子国”的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相当震惊。它直接告诉世人，推动国际关系的是利益，不是道义。易反易复是常态。

“君子国”有没有呢？想来是有的，但那是遥远的未来，是人性已经被彻底改造的那个未来。

还能不能下一碗面

姜泓冰



拾字街头

听说，过了元宵节，梦花街馄饨店又要开出来了；加上阿大葱油饼，上海两家原本“硬件”不合格、身份尴尬的平民店摊，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喜可贺的一桩事体。

可喜可贺之后，依然要为去哪里吃饭而发愁——单位无食堂，工作日午饭都在周边觅食。不可能每天进大饭店吃喝，只求环境洁净，不太像会使用地沟油、来历不明的，就行。单位地处著名金融商圈与居民区交界的成熟地带，各种商店饭店挤挤挨挨，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十分热闹。然而，要吃得到天长日久而不穷不厌，还得加上饭菜味道不错、品种够多、价格公道这三条，复合搜索就会发现，做得好又能做下去的，真不多。近20年里，吃成放心食堂的，不过三四家本地传统的面馆或小饭店。

最近却发现，这三四家开了几十年的小店，正在迅速凋敝。其中两家相继换人经营，装修提价，改卖流行的麻辣串之类，有与外卖平台的成功合作，短期里人气很旺，只是有悖健康，不宜久吃。春节后开工，熟悉的“南翔馒头店”生意红火到下午一点还要排队等座，因为周遭再无一家店面能花上十来元钱就饱饱地吃上一客地道小笼、一碗清爽汤面或盖浇饭，还能看着店员和老员工边手脚麻利地收拾边和老顾客说点“上海闲话”，连心情都会不自觉地放松和温暖起来。但红火热闹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原在隔壁的老苏州面馆生意更红火，去年却陡然关张，不知所之了。

如果你也是老吃客，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上海，这样的“平民老饭店”消失，绝非个别。有些是名存实亡，号称“好面”，但卖的价钱太大，就隔离了平民日常。顶了地方新开出来的，往往更善于起名包装做秀，从连锁经营品牌到设计时尚环境和奇葩风格，再到与网络平台分成、制造热点、大力推送，运气好的，很快就能起蓬头、赚快钱，名字诱人，端上来的一碗面却可能污糟糟、糊搭搭。有“下好一碗阳春面”功夫的，已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路数，利薄店老，人老，味散。因特色鲜明和媒体报道、吃客关注而成了网红，没有证照、不那么合乎新食品安全法则的梦花街馄饨、阿大葱油饼，得以存续、复活。但更多的、原本遍布上海各个街巷、让老吃客们吃惯且形成感情依恋的平民老店，还在流失。这也许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事。一座城市的文化，不只是建多少高大上的大剧院、美术馆，搜罗多少奇珍异宝。文化，同样多存在于这些街头巷尾不起眼的老店里。它们是一条街道一个地区独特味的核心，是百姓生活的日常，是人心的亲切、温暖和感情的稳定、皈依。离开后，它们会是你刻骨铭心想念、再难替补的部分。上海人的乡愁，不该只有蟹粉鱼翅，更不能变成全球连锁的肯德基。这两年我们总在谈论“大国工匠”，追怀“上海制造”曾经的精细先进。然而，“大国工匠”不该是什么高大上的稀缺品，“上海制造”传统的恢复与保留，也许就在用料、火候、调味恰到好处的一碗面与饭里。对于活的城市文化的保护，落实落细，也在于给那些认真下好每一碗面、传承这座城市日常味道和服务精神的老店面和手艺人，一个可以平平和和存在下去的环境空间。如果，每一条小街上、每一个社区里，都长驻一家、几家并不矜贵的“百年小店”，这样的城市生活，必定会是更美好的。